

## 〈黑水〉

### 角色說明：

|    |                             |
|----|-----------------------------|
| 少年 | 本名陳鴻宇，三十七歲，與阿雄為同性伴侶。        |
| 爸爸 | 本名陳勝國，七十多歲，坐輪椅，為少年的爸爸。      |
| 阿雄 | 本名張明雄，五十歲，與少年為同性伴侶。         |
| 仙姑 | 八十多歲。                       |
| 妹妹 | 本名陳怡娟，比少年小三歲，逝世時十四歲，為少年的妹妹。 |

- 角色「二十年前」建議由同一演員演出，並以聲腔、肢體刻劃年齡差別。

### 故事大綱：

「逆著黑水，我們用肉身輪流懺悔……」

|                 |                                                                                                     |
|-----------------|-----------------------------------------------------------------------------------------------------|
| 第一幕：<br>叫喚，為了遺忘 | 少年逃家二十年後，接獲爸爸病重的消息，因而憶起昔日爸爸以藥浴、燒疤矯正其性取向的創傷。對此，少年重入黑水，打算帶爸爸回私廟，迫其懺悔。                                 |
| 第二幕：<br>身及身之外   | 到私廟後，仙姑在爸爸背上燒灼香疤，如當年對少年驅逐女鬼一般。二十年前，少年與伴侶阿雄正是藉由疤痕交換喪親之痛。而在那之後，爸爸強迫少年回廟二次燒疤，肉體的劇痛終使少年逃離這個家。           |
| 第三幕：<br>救贖我周身轉瞬 | 接回爸爸後，少年始終迴避情感，並夢見亡妹勸其面對現實。少年醒後，阿雄出於心疼與保護，燒毀爸爸的信，因信中捏造了不真實的少年。對此，早於二十年前，少年就已在狂歡中控訴爸爸的漠然，並決心以放蕩遠離傷痛。 |
| 第四幕：此曾在         | 接回爸爸半年後，爸爸終在菩薩面前懺悔、離世，少年雖報復成功卻深陷自責。對此，少年憶起二十年前的逃家與走丟，反覆辯證，才發現自己從未被遺棄。至此，報復終結。                       |
| 第五幕：<br>原諒我此在永恆 | 結尾，爸爸死後，少年因愧疚想離婚、輕生，阿雄乞求少年以收養的方式，帶給自己與孩子另一種生命。三年後，收養的孩子已五歲，水質清澈，二人終在歌聲中漂離黑水。                        |

### 場景與其餘說明：

- 建議利用薄紗、布幔建置舞臺四周，營造流動感，並應劇情放出乾冰，以製造浴室水霧、私廟香霧的效果。
- 除必要道具外，揮動水波、吞藥、抽菸等皆採無實物演出，演出團隊亦可新增道具以便演出、令場景寫實。
- 黃光、七彩燈光象徵「二十年前」與「夢境」之場景，為使換幕方便、道具簡要，請利用擺設、光線隱去其餘無關的場景。如「私廟」切至「套房」、「浴室」切至「夜店」之場景變換。
- 本劇國臺語混雜，臺語部分以「教育部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之臺語正字為準。
- 破折號為打斷或拉長語氣，刪節號則為漸弱、淡出口氣。

### 第一幕：叫喚，為了遺忘

（場景：浴室）

（必要道具：浴缸）

（臺上演員：少年、阿雄）

（燈亮。）

（少年穿著浴袍，躺在浴缸，拿著紅酒杯，頭與手掛在邊緣。）

少年：陽痿之後，我每天都做夢。

阿雄：什麼夢？

少年：夢到我泡在我爸的水裡。全身光禿禿的，只有下面長滿了毛，硬硬、小小的，藥草漂滿了浴缸，那是最後一次，我泡我爸放的水。

阿雄：嗯，那時大家都還年輕。

少年：那也是我最後一晚待在那個家裡。後來，我夢到浴缸破了，我就越漂越遠，越漂越遠，遠到大家都找不到我，以為我死了，但我其實沒有，我只是撞到一個男的，不想回家而已。

（沉默）

好啦可能不只一個——

阿雄：人長大，本來就會離開家裡。

少年：可是我還沒長大。

阿雄：你有。

少年：我沒有。

阿雄：你有——

少年：如果我有，都過了這麼多年，我早就有勇氣回去看我爸了。

阿雄：人都是會犯錯的。

少年：我知道。我不知道的是我該怎麼做、該怎麼彌補我爸、彌補那個家，如果不是我我們家可能就不會——

阿雄：我不是說你。你爸不是我們可以改變的，我們也不要想著怎麼去改變他，就過好我們自己……

（沉默）

少年：我知道。我爸就是賤人。

阿雄：醫院那邊，我明天去幫你回——

少年：我可以見。

阿雄：不要。不要見了，好不好？

少年：欸，這水也沒有想像中恐怖，對不對？雖然摻了香灰、符咒、中藥材什麼的，弄得烏漆抹黑，但聞久了以後，你不覺得……甚至還有點香嗎？仙姑很會調哦，我宣布試毒……過關啦！

阿雄：鴻宇——

少年：吼，我爸也是一片好意吧！同性戀，在他們那個年代很可怕，像生病一樣，誰知道後來中華民國的 gay 還可以結婚、還可以修入憲法，警察也不太管我們了……像這樣的事，不要說我爸，連我們不能預測欸！

阿雄：陳鴻宇，不要見了——

少年：老實講啦，我們這款跤數<sup>1</sup>，在西門買醉然後到附近的廉價旅館打一炮就很爽了，誰還跟你每個人都是張國榮、黃耀明啊……沒空啦，年輕就是喝到吐然後 69 啊（手比六上下動），我小時候每天只擔心約不到炮而已，真的。吼，張明雄！你懂不懂啊！不要裝了，你到底、到底愛我什麼啊！我就是個賤貨賤貨賤貨……

（沉默）

（唱）意亂情迷極易流逝……<sup>2</sup>

（少年從浴缸起身，繞著阿雄跳起舞來。）

阿雄：陳鴻宇，停下來——

少年：（唱）難耐這夜春光浪費……

阿雄：好了、我拜託你——

少年：（大聲唱）難道你可遮掩著身體，分享一切……

阿雄：幹！叫你停下來！

（握住少年肩膀，少年驚叫了一聲，摔破酒杯。）

自愛一點！陳鴻宇，你是同志又怎麼樣？我還不是跟你愛了很久？而且會更久！我們一定會愛到死翹翹啦……你一點都不賤，聽到沒有，你到底憑什麼對我講這些話啊，你講啊……

（沉默）

好了，不要去見你爸，好不好？放下來，把一切都放下來。我知道了，你藥沒吃，今天才會那麼 high，我去拿，你等我……

少年：（淺吟）愈是期待愈是美麗，來讓這夜春光代替……（啜泣）

（阿雄停下動作，沉默）

阿雄／少年：（淺吟合唱）難道要等青春全枯萎，至得到一切……

（阿雄緩緩走向少年，拉起手，完成剩餘舞步。）

---

<sup>1</sup> 臺語，kha-siàu，傢伙，有輕蔑意味。

<sup>2</sup> 黃耀明〈春光乍洩〉的粵語歌詞，作詞人林夕。本劇後文提及歌詞皆為此曲。

（二人擁抱）

少年：我有你。

阿雄：你有我。

少年：二十年了。

阿雄：嗯，二十年了。

少年：所以我爸失去兒子，也二十年了。

阿雄：那是他自己不要的。

少年：可是你要。

阿雄：我要。

（阿雄倒藥丸給少年）

少年：（嚥下藥丸）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我還留在那個家，現在的我會怎樣？

阿雄：可能真的會買一個外配哦，像你爸要求的那樣。

少年：也不一定要花錢買啊，我可以追。

阿雄：是啦。

少年：結果一追到手，婚後我碰都不碰她，完全沒性趣。

阿雄：那如果，你爸的驅魔真的有效勒？你真的……

少年：變正常、變健康、不違反自然法則。那我們就會發現，原來，同性戀真的是一種病，真的可以被治好。我們有罪。

阿雄：我們還會發現，陳鴻宇先生不只可以當攻，攻的還是女人，哇，恐怖<sup>3</sup>哦

——

少年：但我可能還是硬不起來。

阿雄：為什麼？

少年：我陽痿啊。

---

<sup>3</sup> 臺語，khiong-pòo。

（二人大笑）

少年：我爸呢？如果我沒有離開家裡的話。

（沉默）

阿雄：我不知道。

少年：也許他會沒那麼討人厭。

（沉默）

我們家，可能就不會那麼寂寞，寂寞到四分五裂了。如果我在我媽身邊的話，也許不會離婚？也許……總之，一切都會不一樣的。

阿雄：其實接到醫院的電話後，我也做了一個夢，夢到你。（頓）也夢到你爸。

（沉默）

我看到，你們泡在同一個浴缸，他用粗壯的手臂抱著你，用鬍渣蹭你，你們聊得很開心。我好緊張，一直想救你，我一伸手，用力拔掉塞子，你爸就順著黑色的浴缸水，流走了……剩你待在藥渣裡。我抱著你大哭。

（沉默）

這些年來，我總是在想，要不是你爸迷信、毀掉自己的家庭，我怎麼可能會在凌晨三點的紅樓遇到你？你要是一點都不缺愛……父愛，又怎麼可能會愛上比自己大一輪的男人？你沒聽過老男人和女學生的愛情故事嗎？她們眨著閃閃發光的眼睛，以為那些男的多有智慧，媽的……我就是覺得，我、我——

少年：覺得你很愛我。我也很愛你。你看，我就說我還沒長大，眼睛還可以閃、閃、發、光。那麼多年了，我還可愛嗎？

（沉默）

阿雄：可愛。

少年：那十年後呢？也可愛嗎？

阿雄：可愛。

少年：二十年？

阿雄：可愛。

少年：那三十年。

阿雄：也可愛。

少年：恭喜你全對唷！

（阿雄笑）

（沉默）

阿雄：那，把你爸帶回來之後，你打算怎麼做？他腳不好，就算復健幾年，恐怕也——

少年：仙姑會有辦法的。

（沉默）

我啊，這輩子欠我爸很多，我爸也欠我很多，很多……我們都應該……  
把握懺悔的機會……（醉醺醺走下場）藥效發作了，我先睡了喔。

（阿雄看往少年的方向，沉默。）

（燈暗。）

## 第二幕：身及身之外

（場景：私廟）

（必要道具：木凳、筊角、鈴鐺、二塊軟墊）

（臺上演員：仙姑、爸爸、少年）

（燈亮。）

（仙姑站在木凳上，側對觀眾，背對少年與爸爸，合十喃喃作法事宜。）

（爸爸坐在輪椅上，少年推他上臺，站定，合十祈禱。）

仙姑：至道不煩決存真，泥丸百節皆有神。腦神、眼神、鼻神、耳神……信徒  
陳勝國，此身，缺哪一神？

（擲筊）

善男陳勝國，心無雜念，行諸好事，虔誠向神。菩薩，伊可有得救？

（擲筊）

（點頭）妄語、瞋恚、邪見……業既造，各人造業各人擔，菩薩願指點迷津，凡俗人等已千恩萬謝，感激不盡。

少年：阿姑。

仙姑：（轉身，走下木凳）菩薩慈悲，予咱有緣相見。陳先生，真久無看著恁，有十外冬矣喔？

爸爸：是啊。

仙姑：家庭攏猶閣和樂？

（爸爸不答）

仙姑：陳先生，你免煩惱，兒孫自有兒孫福，你看，恁後生這馬外健康，一表人才！著啦，毋是每个人攏恰菩薩有緣，恁後生有伊家己的（掃視少年）……喜好啦，在我看來，閣是兩蕊目睷、兩孔耳仔、鼻是鼻、喙是喙，無變查某去，你就知，菩薩無少保庇伊啦！

爸爸：後生再不孝，也是家己的後生，血緣攏佇遐的代誌……某，就無全款矣。

仙姑：陳太太無轉去？

（爸爸不答）

仙姑：奇怪矣，你嘛知阮遮，該燒、該迴向的一項無少，有翕相做證。陳先生，這幾十冬，你真正有好好唸經、抄經文無？

爸爸：有，抄到老婆攏綴別人走去矣！

仙姑：莫緊張，菩薩既然答應，就代表伊一定看著啥物，講無定，這一世無緣，後一世是白頭翁婆咧！在我看來，你遐久無來，菩薩一定是恰你生份去矣……重新添功德金，彌補這十外冬，菩薩袂不——

少年：阿姑。我爸的腳，你說還有得救，是嗎？

仙姑：是啦。

少年：不知道我們要準備什麼。

仙姑：今天我先幫爸爸收驚。

少年：麻煩了。

（仙姑轉身，背對少年與爸爸，站上木凳，閉眼合十。）

仙姑：請跪咧。

少年：我爸就是腳不方便，阿姑妳也——

仙姑：菩薩說的，不是我。請跪。

（爸爸笑，揮了揮手，從輪椅起身跪下。）

仙姑：你嘛是。

少年：我？

仙姑：著。

（少年不動）

仙姑：你爸有業障，你是伊的後生，難逃其咎。

（少年不動）

仙姑：十外冬矣，我當做你想清楚矣，才轉來的……講句難聽的，做人後生做  
甲按呢，消磨家己爸爸的陰德……

（少年不動）

仙姑：菩薩有心，你不孝不順，也就算矣，就當做為著你爸爸的跂設想。

爸爸：阿宇，你甘願轉來看我，我就歡喜。菩薩慈悲，欲成全咱父子親情，為  
著多見你幾年，爸爸願意予菩薩下跪……你敢講不願意？

（少年在爸爸後方跪下）

（仙姑搖動鈴鐺，經過爸爸，向少年方向走去。）

（燈暗。）

（場景不變）

（必要道具：木凳、二塊軟墊、粗香）

（臺上演員：少年、阿雄）

（燈亮。微弱黃光【二十年前】，只打在阿雄與少年處，隱去其他場景。）

（少年發出規律的做愛喘息聲）

少年：靠，當 gay 真的很爽。

阿雄：你可以嗎？

少年：可以。

阿雄：真的？

少年：怎樣，怕懷孕喔？

阿雄：沒有。

少年：那是怎樣？

阿雄：你好像很難過。

（少年停止喘息）

阿雄：你臉頰濕濕的，你在哭——

少年：媽的我跟你很熟嗎？

阿雄：我只是想說你可能會痛所以……

少年：你可不可以好好幹我就好，你以為你是我的誰啊！

（沉默）

阿雄：對不起。

少年：對，我很痛，痛得快死掉了！我妹上個月憂鬱症死掉。欸，她怎麼會死啊？明明就整天躲在房間，還可以趁家裡沒人的時候自殺……媽的，明明就已經把菜刀、美工刀都收起來了，窗戶也都鎖起來了，她還可以在浴缸淹死自己……

（沉默）

我爸一點卵用都沒有，只會整天拜拜，難怪我媽要跟他離婚，幹！

阿雄：對不起。

少年：幹嘛？

阿雄：你本來不想說的。

少年：（頓，笑）你愛我嗎？

（沉默）

我到底在——

阿雄：可以開燈嗎？

少年：蛤？

阿雄：你好像很可愛。

（少年沉默）

阿雄：你等我，我去開燈，不要走哦！不要離開……（跑下場）

（燈漸暗。）

（開關聲）

（燈驟亮。）

（仙姑站在木凳上，側對觀眾，背對少年與爸爸，喃喃比劃，搖動鈴鐺。）

（爸爸與少年一前一後跪在軟墊上。）

（少年顫抖一下）

爸爸：收驚快結束了。

少年：嗯。

爸爸：腳很痠齁？

少年：嗯。

（沉默）

你呢？

爸爸：還好。剛做夢？

少年：嗯，夢到妹妹。

爸爸：幸好菩薩保庇，讓她多活一年。

（少年沉默）

仙姑：好矣，厄運已除。（停止搖鈴，走下木凳）

爸爸：感謝菩薩、感謝菩薩。

仙姑：你先走開。

（少年起身，站在一旁。）

（仙姑持粗香，緩緩走到爸爸身後，念咒。）

仙姑：共伊衫掀開。

（少年不動）

仙姑：掀開——

少年：阿姑，免這。

仙姑：你還想不想你爸的腳好了？

（少年不答）

仙姑：你袂記矣，二十年前你爸帶你過來，彼陣你外嚴重咧！我頭一擺見你，  
就是在你的背點八个疤……阮遮的招牌，就是用香火驅邪氣，驅你的陰  
濕之氣，無信，就莫來！

爸爸：寶貝囡，爸爸已經錯過恁媽媽恰妹妹矣，毋想欲失去你。我毋驚痛，你  
乖，幫我拉一下，予爸爸健健康康的，齁……

少年：咱行！

（少年準備將爸爸拉起）

仙姑：講到底，不是我，嘛毋是菩薩一心欲化解你查某體的，是恁爸爸。

（少年停下動作）

仙姑：點疤嘛是。

（沉默）

佢爸爸愛你，一个兩萬，佢爸爸提十六萬予菩薩，欲點八个。若毋是按呢，你身軀內底的查某鬼燒袂死。

少年：拔<sup>4</sup>？

爸爸：你就說有沒有效。

少年：這拄下去，皮膚都衝煙，很痛——

仙姑：有鬼當然嘛很痛！

少年：二十年了，疤都不會好，擦多少乳液都沒效，冬天一到，疤就嘩嘩剝剝——

仙姑：彼是菩薩賜福，一世人的福氣——

少年：你恬去！拔，你哪會遮無良心？

爸爸：無良心？除了佢阿爸，天底下誰還像我一樣那麼愛你？

（沉默）

生了一個兒子，結果整天做男不男、女不女的鬼……佢母講什麼「男人身，女兒命」，我呷，菩薩有這樣說過？我共你講，上有良心的就你老爸爾爾啦！干焦我，真正掛意你……毋甘你……

（沉默）

明明就是我，一間一間廟去跪、去求，是我，求神明共你變正常，求求神明還我一个後生……

少年：我只是喜歡男的，我還是——

爸爸：同款。

（沉默）

少年：要點幾個？

仙姑：身神已經走去矣。十二个。

少年：好、我有錢，燒，就燒！（用力掀開爸爸衣服）拔，二十年前的恩惠，

---

<sup>4</sup> 「爸爸」的口語稱呼。

我現在全都還給你。

（仙姑持粗香，念咒，點下去。）

爸爸：菩薩，失禮啦……信徒陳勝國，帶著後生陳鴻宇，佢諸位神明誠心會失禮……我的家人若有任何罪孽，請、請予我來承擔……我只希望個幸福……快樂……健康……行向正道……（哀嚎聲漸大）

（燈暗。）

爸爸：阿宇，失禮啦。

（場景、道具不變）

（臺上演員：少年、阿雄）

（燈亮。黃光【二十年前】，只打在阿雄與少年處，隱去其他場景。）

少年：等我下課回到家，我妹已經腫得像米其林寶寶了。那天我因為社團，比較晚回家，我在想，要是我跟平常一樣早點回家，會怎樣？

（沉默）

不對。我妹那樣子，應該是早上就……她死意很堅決欸，不靠刀，不靠繩子，不靠地心引力，就把頭壓在水裡，自己淹死自己。她真的超想死的……但如果我要死，才不要跟她一樣勒。

阿雄：什麼？

少年：死成米其林寶寶的樣子。

阿雄：你想死嗎？

少年：沒有。我只是，很怕老，又很怕醜，比起全身皺巴巴的活，我還寧可去死。

（沉默）

我的身體漂亮嗎？

阿雄：漂亮。

少年：要看我的疤嗎？

（少年起身，脫下上衣，露出背部的八個燒疤。）

阿雄：這是什麼？

少年：我爸的傑作，點了就不會跟男的在那邊……（上下動，發出淫叫聲）

阿雄：我可以摸嗎？

少年：可以。

（阿雄觸摸少年傷疤）

（沉默）

少年：我都不知道你的癖好是這——

阿雄：我老婆從來不給我看她的疤。

少年：你有老婆？

阿雄：嗯，過世了。

（沉默，繼續觸摸少年傷疤）

她懷小睿的時候流了好多血，深黑色的，和月經不一樣。我緊緊牽著她，但她的手，還是慢慢鬆了。等到我再被請進去手術室時，小睿已經沒有了。

（沉默）

其實也才六個月，不算完整的嬰兒，但我們試了很多次試管，太多、太多次了……小睿已經是我們最有機會的孩子了，至少撐過了六個月，我們才取名字的。

少年：你們很相愛。

阿雄：嗯，她睡覺時，我曾經偷偷看過她的疤，老實講，一點也不恐怖，雖然很長，很深，一路到肚臍……可是真的，一點也不恐怖。也不醜，真的。

（將少年的衣服蓋下，沉默）

到她車禍去世前，她憂鬱症都很嚴重，從不能碰她的身體，到分房，分居，最後一整年見不到幾次……在告別式上，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

仔細看她的臉了，她全身受了很多傷，多了好多疤，雖然妝蓋得差不多了，但我知道，我都知道……我就是很想她，很想她……

少年：對不起，我害你講太多了。

阿雄：欸，幹嘛學我？

（二人大笑）

少年：還要做嗎？

阿雄：蛤啦。

少年：房間到六點啊。

阿雄：你認真？

少年：心啊、靈魂啊、生啊死啊，都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但身體可以……

（蹲下，解開阿雄的皮帶）

阿雄：欸！（推開少年）

少年：我才要欸吧！你幹嘛把皮帶繫回去啊！好了啦，枵鬼假細膩……（跨坐在阿雄身上，上下動，淫叫聲漸大）

（燈暗。）

（場景、道具不變）

（臺上演員：少年、爸爸、仙姑）

（少年漸發出淫叫聲，轉為被打的哭嚎聲。）

（燈亮。黃光【二十年前】，只打在少年處。）

（少年跪在軟墊上，雙手合十。）

爸爸：（持皮帶打少年）你、你這個不孝子！佇外面佢遐同性戀開房間過夜……整整一禮拜揣無人，敗壞家風！背挺直！好好佢菩薩請罪，陳家哪會出你這個垃圾物仔——

仙姑：好矣，陳先生，家醜不外揚。

（爸爸停手）

仙姑：咱北投這，雖然真偏遠啦，毋過也是會吵著厝邊。陳先生，你袂記矣，伊頂改一月日無轉來咧！菩薩有保庇啦，予伊這改——

少年：我回來是為了我妹頭七！

爸爸：（推少年）禮貌！跟菩薩講話有禮貌一點。

少年：她是嗎？她只是一個騙錢的痾婆而已——

爸爸：閣講！

仙姑：好矣。陳先生，正事要緊，莫耽誤時辰。（持粗香，走近少年）

（爸爸面對少年，環抱架住他）

少年：不是點過了嗎？我不要，拜託、拜託放開我……

仙姑：沒有要點新的，加強而已，不痛。

爸爸：趁結痂之前強化一下，菩薩有說，你身內的女鬼很難纏……

（仙姑念咒，點下去。）

（少年哭嚎聲漸大）

（燈暗。）

（燈亮。）

少年：第二次點疤，真的不痛。因為燙到真皮層了嗎？但我還是哭得很慘，甚至比第一次更慘。為什麼呢？我居然真的有種，體內的什麼死掉了，的那種感覺。從那之後，我就有預感，人，就是這樣老去的吧？我有預感自己會越來越老，越來越醜，也會越來越寂寞……但怎麼可能呢？才十七歲，十七歲，我比任何人都還要年輕，可口，絡繹不絕，但這樣的身體，竟然也會忽然死去。沒有用的，再多的失禮啦，也沒有用的。

（沉默）

爸爸抱著我，而我逃走了。這就是我和這個家的結束。

（燈暗。）

### 第三幕：救贖我周身轉瞬

（場景：浴室）

（必要道具：浴缸）

（臺上演員：少年、爸爸）

（燈亮。）

（爸爸穿著浴袍，坐在浴缸邊緣，少年幫他掬水、搓澡。輪椅放置一旁。）

少年：泡完感覺怎樣？

爸爸：不錯。

少年：我也試泡過了。

爸爸：味道和以前一樣嗎？

少年：你說呢？

爸爸：好像一樣。

（沉默）

你現在在哪工作？

少年：劇團。

爸爸：演戲的？

少年：差不多。

爸爸：可以養活自己了？

少年：嗯。

爸爸：結婚了嗎？

少年：嗯。

爸爸：生小孩了？

（少年不答）

爸爸：帶給爸爸看呀。爸爸也想抱孫。

（少年不答）

爸爸：你媽呢？你們有見面嗎？

少年：有。

爸爸：她還好嗎？

少年：很好啊，她過得很開心。她老公比你好。

爸爸：喔。

少年：怎樣？

爸爸：有幫她求一個符。

少年：媽不會回來了啦。

爸爸：我知道。

（沉默）

保平安而已。

少年：符在哪？

爸爸：我明天拿給你。

少年：傷口還痛嗎？

爸爸：用菩薩這個水洗一下就不痛了。

少年：我幫你擦乾。（將爸爸放回輪椅）要吹頭髮嗎？

爸爸：不用。夏天涼涼的，舒服。

少年：我叫阿雄幫你吹。

爸爸：不用啦，我要睡了，老了，也沒幾根毛。（緩緩推動輪椅下場）晚安喔。

少年：晚安。

（少年刷洗浴缸）

（阿雄從爸爸下場的方向，上場）

阿雄：辛苦了。

少年：你有幫我爸吹頭髮嗎？

阿雄：有。

（少年沉默）

阿雄：那我也睡了哦——

少年：阿雄。

阿雄：怎麼啦？

少年：房間，是你整理的？

阿雄：對啊。

少年：謝謝。

阿雄：小事啦。

少年：垃圾堆了一個禮拜，地毯、床單都是破的，沒有一件能穿的衣服……

阿雄：嗯，我把自己當房務員。（笑）

少年：對不起。

阿雄：客氣什麼啦——

少年：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你跟我說了什麼嗎？

阿雄：你很可愛？

少年：你說了你前妻的故事。

阿雄：對啊，她過世前也是，總是把房間堆得很誇張。

少年：我妹也是。

（沉默）

但我沒有幫她整理過房間。

阿雄：她房間不是鎖住了嗎？

少年：我說過？

阿雄：很多次。

（沉默）

少年：然後，我又想到，你和你前妻分房，最後分居……我就，覺得很抱歉……我們現在分房，以後會不會有一天也……我不想……你會怕嗎？

阿雄：怕什麼？

少年：怕我們分開。

阿雄：我相信你。

少年：我真的、真的很愛你。

阿雄：我知道。客房讓給你爸了，如果你還是不想跟我睡，我可以睡客廳。

少年：不用。

阿雄：抱一下？

少年：好。

（二人擁抱）

阿雄：謝謝。我也愛你。

少年：早點睡。

阿雄：嗯，你也是。（下場）

（少年繼續刷洗浴缸，起身，發現浴缸洗得差不多了。）

（少年躺進浴缸，閉上眼入睡。）

（燈暗。）

（場景、道具不變）

（臺上演員：妹妹、少年）

（燈亮。黃光【夢境】。燈光只打在浴缸，少年處。）

（妹妹走近浴缸）

妹妹：格<sup>5</sup>、格！

少年：（驚醒）怎麼了！

妹妹：你幹嘛睡在浴缸？

（少年環顧，抬頭凝望妹妹。）

妹妹：你好像很累。

少年：（起身擁抱）我好想妳。

妹妹：你很肉麻欸。

（靜靜被擁抱）

好啦，我要泡澡了。

少年：泡澡？

妹妹：嗯，阿姑開的藥包啊。

少年：不要泡。

妹妹：蛤？

少年：我帶妳去華西街吃冰。

妹妹：蛤？

少年：什麼口味，燒麻糬冰？（牽起妹妹的手，走出燈光，轉動門把）

（用力轉動門把聲）

妹妹：那是麻<sup>6</sup>喜歡的——

少年：啊還是吃妳喜歡的那間刈包？（繼續轉動門把）

妹妹：太肥了——

少年：欸，妳該不會想看人家殺蛇、吃蛇肉吧，矮額……（用力拍門、踹門）

妹妹：你到底在幹嘛啦！

---

<sup>5</sup> 「哥哥」的口語稱呼。

<sup>6</sup> 「媽媽」的口語稱呼。

少年：救妳！陳怡娟，我他媽要救妳——

妹妹：拔鎖住了啦。

少年：（停下動作）鎖住了？

妹妹：他就怕我不好好泡，憂鬱症不會好啊。

少年：那怎麼辦？

妹妹：什麼怎麼辦？

少年：妳會在浴缸淹死啊！

妹妹：我哪有那麼矮啊！欸，你是要離開了沒？（轉動浴缸水龍頭，放水）

少年：我不想離開妳。

妹妹：色老頭。

少年：我才不是。

妹妹：那你幹嘛不走？

少年：嗯……啊門就鎖住了咩。

妹妹：吼！

少年：我轉過去，不看妳……有什麼事記得叫我喔！

妹妹：知啦！（躺進浴缸）

（沉默）

少年：欸，妳之前說，班上喜歡的男生是誰？

妹妹：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八卦？

少年：是不是戴眼鏡、頭髮梳得像郭富城、有點暴牙的那個？

妹妹：他哪有暴牙？

少年：妳告別——他有買花給妳。

妹妹：花？

（沉默）

少年：我夢到，他買了很大一束花，跟妳告白。

妹妹：夢又不準。

少年：如果他真的跟妳告白，妳會怎樣？

妹妹：什麼怎樣？

少年：要不要，試著去學校看看？欸，妳也要讓人家遇得到妳啊，不然怎麼給妳情書、給妳花？

妹妹：你以前不會逼我。

（沉默）

少年：我夢到妳死了。我只能一個人長大。

妹妹：夢又不準。

少年：雖然很難過，但我遇到一個很喜歡的人。

妹妹：那很好啊。

少年：他是男的。

妹妹：沒差吧。

少年：我跟他私奔，二十年都不回家，拔、麻就離婚了。麻有了自己的家庭，這個家只剩拔一個人，空蕩蕩的。

妹妹：那我呢？

少年：妳很小的時候就死了。

妹妹：怎麼死的？

（少年沉默）

妹妹：格，夢不準。

少年：妳是不是想死很久了？

（妹妹沉默）

少年：妳看，我就知道……（啜泣）

（沉默）

妹妹：好啦格，謝謝你來看我，我好想你。

（沉默）

對不起，我剛剛說謊。

少年：什麼？

妹妹：這才是夢。格，我教你，比較短、一眨眼就不見的，是夢，比較痛苦、比較漫長的，是現實。

（沉默）

我已經死了，不要救夢裡的我，救拔，救你自己，救這個家剩下的人。

少年：我不要，我沒有要活——

妹妹：現實有無窮可能。

少年：太痛苦了——

妹妹：一切都有改變的機會。

少年：太難了，我沒有辦法——

妹妹：我愛你。

（少年沉默）

少年：妳可以再說一次嗎？

妹妹：我愛你。

少年：我也愛妳。

（沉默）

阿娟，妳讓我看妳，我好久、好久沒仔細看妳的臉了，我都快忘了……啊，對、對妳裸體，格保證不往下看，妳讓格記得妳，我——

（轉身）

（燈驟暗。）

少年：阿娟？

（沉默）

阿娟……

（場景不變）

（必要道具：浴缸、一疊書信）

（臺上演員：阿雄、少年）

（燈亮。）

（少年睡在浴缸，阿雄拿著一疊書信走近。）

阿雄：你可以進房間睡的。

少年：（驚醒，擦淚）我……

阿雄：我昨晚睡在客廳。

少年：我不小心睡著了。對不起。

（阿雄沉默）

少年：爸呢？

阿雄：剛送他復健回來，在睡覺。

少年：喔，謝謝。

（少年起身拉筋，走出浴缸。）

阿雄：要不要幫你按摩？

少年：可以嗎？

阿雄：你坐著。

（少年坐在浴缸邊緣，阿雄將書信放在一旁，幫他按摩肩頸。）

少年：哇，張大肌肌師傅不錯欸，點二號點對了啦！

阿雄：三號比較好吧？

少年：二號比較好。

阿雄：那你一開始都點三號。

少年：師傅，你話少一點，等等小費 double 給你。

阿雄：好啊我，話，少一點，我好好，按——（用力按）

少年：欸！很痛欸！

（阿雄擁抱少年）

少年：這什麼？（拿起書信）

阿雄：你爸的東西。

少年：（念）寶貝兒子，今天你出生了，小小的手，力氣好大，你是爸爸的小男子漢……

（沉默）

你幹嘛拿我的東西？

阿雄：這不是你的。

少年：是啊，我本來收在抽屜……（翻閱整疊書信）

阿雄：它本來在哪？

（沉默）

少年：我家。

阿雄：誰給你的？

少年：我媽。

阿雄：你要離開那個地方之前，你媽偷給你的。

少年：你管我，你憑什麼——

阿雄：（搶過書信）這不是你，這只是你爸眼中的你。

少年：你還我——

阿雄：你交過女朋友嗎？你愛穿西裝嗎？

少年：我求求你，還我——

阿雄：還可以把跑夜店、約炮的事情，寫成到外縣市讀書、郊遊。你爸好會自我感動。

少年：張明雄——

阿雄：對，你講到了，你知道你爸怎麼寫我們嗎？什麼下三濫啊、沒懶趴  
啊……你這二十年來在堅持什麼，你爸眼裡根本就沒有你——

少年：張明雄你夠了！

（沉默）

有。明明有啊……

阿雄：沒有。那不是你，那只是他想像中的兒子。

（沉默）

你知道最讓我痛苦的是什麼嗎？是你，你居然留著這些東西二十年……  
你，你真的想跟你妹、跟我前妻走上一樣的路嗎？你為什麼，你到底為  
什麼要一直留著這些讓你痛苦的東西？我問你，你藥是不是沒吃？

（少年不答）

阿雄：從接你爸回來那天開始，你就不吃。

（少年不答）

阿雄：我只是想救你。

（沉默）

少年：對不起。

阿雄：燒掉它吧，好不好？

少年：不要——

阿雄：至少燒掉不是你的部分。

（阿雄點火，一張張地燃燒書信。）

少年：張明雄！不要、不要、張明雄我求求你，那是我爸留給我唯一的東西  
了……不要、你不要燒掉我爸……

阿雄：你爸在床上好好的！

少年：沒有這些，我怎麼知道他要的乖兒子是什麼樣子？欸、幹恁娘，張明雄

你憑什麼啊！那是我爸，不是你爸！（跪下，雙手合十）張明雄，我答應你，我會愛自己，拜託你把我爸還給我……

（書信燒完，阿雄垂下手臂，少年腰肢隨之疲軟。）

（阿雄拿剩餘書信。）

少年：（起身，搶過剩餘書信）我媽只是希望我記得那個家的好，記得我爸的好……你幹嘛這樣……

（阿雄擁抱少年）

少年：我、我已經失去一個家了……不要再燒了，不要燒了……

阿雄：（唱）愈是期待愈是美麗……

少年：我好痛……小宇被燒得好痛，小宇會乖乖做男子漢，不要燒我，拔，你不要走……（哭嚎聲漸大）

阿雄：（唱）來讓這夜春光代替……

（燈漸暗。）

（少年哭嚎聲漸止）

阿雄：（唱）難道要等青春全枯萎，至得到一切……

（場景、道具不變）

（臺上演員：阿雄、少年）

（夜店強烈重低音 DJ 音樂，漸入。）

（燈亮。七彩燈光【二十年前】，流轉至觀眾席。）

（阿雄與少年醉醺醺地走上臺，阿雄走近浴缸，小便。）

阿雄：我先喔。

少年：欸，很爽欸。

阿雄：你都沒來過喔？

少年：對啊。（彎腰看阿雄小便）

阿雄：靠北，走開啦，你這樣我尿不出來。

少年：你知道那個瀑布長怎樣嗎？

阿雄：蛤啦？

少年：就梁朝偉和張國榮要去看的那個啊。

阿雄：喔伊瓜蘇喔。

少年：你知道它長怎樣嗎？

阿雄：怎樣？

少年：這樣。（用下巴比了比阿雄陰莖）

阿雄：什麼啦。

少年：很大管，水量很多啊。

阿雄：（結束小便）你要尿嗎？

少年：欸，為什麼他們一定要去看啊？

阿雄：漂亮吧。（點菸，也給少年一支）

少年：（接過菸）沒看過怎麼知道漂不漂亮？

阿雄：燈上面看起來很漂亮。

少年：但那也不是真的啊。

阿雄：去看了就知道了。

少年：如果看了很失望呢？

阿雄：反正又沒有損失。

（二人靜靜抽菸）

少年：欸，我可愛嗎？

阿雄：可愛。

少年：如果見到面發現我很醜，你會怎樣？

阿雄：你軟體不是有放照片嗎？

少年：吼，假如。而且我可以用無名帥哥的照片啊。

阿雄：很醜也不會怎樣，也許心腸很好。

少年：蛤，你很老土欸。

阿雄：反正可以認識看看，好啦，去跳舞。

（燈暗。）

（夜店強烈重低音 DJ 音樂，漸大。）

（燈亮。七彩燈光【二十年前】。燈光只打在少年與阿雄處，隱去其他場景。）

（少年與阿雄跳舞）

少年：我覺得我爸從來都不認識真正的我。

阿雄：（大聲）你說什麼？

少年：（大聲）我爸，不認識我——從小就，不、認、識、我——

阿雄：（大聲）不認識你。

少年：我小學留長髮，玩芭比娃娃，他不喜歡，來接我時就故意不認我。

阿雄：（大聲）蛤？

少年：（大聲）他不喜歡，娘、娘、腔的我——都裝作不、認、識、我——

阿雄：（大聲）喔——

少年：（大聲）他愛的，只是想像中的兒子，不是我。

阿雄：（大聲）什麼？

少年：（聲嘶力竭）我說。

（夜店強烈重低音 DJ 音樂，音量轉小。）

少年：（聲嘶力竭）他、愛、的、不、是、陳、鴻、宇——他——不——愛——  
我——

（燈暗。）

（夜店強烈重低音 DJ 音樂，漸出。）

少年：所以你到底為什麼喜歡《春光乍洩》啊？

阿雄：它好像把片刻變永恆了。

少年：聽不懂。

（阿雄大力親了一口少年）

少年：你幹嘛？

阿雄：今天也可以帶你回家嗎？

（場景不變）

（必要道具：麥克風架）

（臺上演員：少年、阿雄、爸爸、妹妹）

（夜店強烈重低音 DJ 音樂，漸入。）

（燈亮。七彩燈光【夢境】，流轉至觀眾席。）

（少年、阿雄、妹妹、爸爸隨節奏狂舞上臺。）

（爸爸推輪椅上臺後，踹開輪椅，起身 Voguing。）

少年：（對著觀眾席，用麥克風）一二三，一二三，有聽到無？

（夜店強烈重低音 DJ 音樂，音量轉小。）

阿雄／爸爸／妹妹：有！

少年：好欸，你們知道我想做什麼嗎？drag queen 哦，兩顆假奶彈來彈去的，妝超濃，滿頭都是羽毛和珠寶的 drag queen 哦！（大聲）恁講好毋好咧？

阿雄／爸爸／妹妹：好！

少年：如果我真的去做變裝皇后，我爸一定會氣瘋。可是啊，我發現每次只要他一生氣，好像就年輕一點，好像我就可以留住他，留住這個家……直到他把我帶去北投那間私廟，我才發現他根本就不認識我，以為我體內有女鬼，可實際上，那是我。

（沉默）

我也是他兒子，的一部分。

（沉默）

這幾年，我想了很久，我爸到底是不認識我，還是，恨我，恨到寧可憑空捏一個兒子，也不要我。他到底是想救我，還是想拋棄我？

（夜店強烈重低音 DJ 音樂，漸大。）

少年：（大聲）反正我就去做 drag queen，氣死他，氣甲起瘡，按呢有讚無——

阿雄／爸爸／妹妹：有喔！

少年：（大聲）子孫有有孝無——

阿雄／爸爸／妹妹：有喔！

少年：（大聲）恁有爽無——

阿雄／爸爸／妹妹：有喔！

（燈漸暗。）

少年：（大聲）Are you ready?

阿雄／爸爸／妹妹：We are ready!

少年：（大聲）太、小、聲囉——

阿雄／爸爸／妹妹：We are ready!!!

少年：（大聲）Let's dance!!!

（夜店強烈重低音 DJ 音樂，漸出。）

#### **第四幕：此曾在**

（場景：私廟）

（臺上演員：少年、阿雄）

（燈亮。黃光【夢境】，只打在阿雄與少年處，隱去其他場景。）

（少年發出規律的做愛喘息聲）

少年：如果一切都是夢，怎麼辦？

阿雄：沒有怎麼辦。

少年：（喘息聲漸止）如果我就這樣，順著黑水，漂遠，怎麼辦？

阿雄：你會遇到別的人。

（沉默）

或者回到原點，你爸爸身邊。

少年：我還回得去嗎？

阿雄：你想嗎？

（少年沉默）

阿雄：我帶你回去。

少年：那你呢？

阿雄：長痛不如短痛。

（沉默）

少年：我們來做愛。

（少年跨坐在阿雄身上，上下動，發出喘息，轉為哭聲。）

阿雄：不要做了——

少年：我要做。

阿雄：鴻宇——

少年：我要。

阿雄：陳鴻宇！

（少年停下動作）

阿雄：我會一直在這裡！要走的不是我。

少年：我只是想留住什麼。

阿雄：這有用嗎？

少年：我可以舒服一點，暫時忘記我爸的病情，忘記我自己。就好像永恆了一樣。

（沉默）

就好像，我能控制的不只是夢，不只是身體，還有生命，還有死亡……

爸爸：（推動輪椅上場）阿宇——

少年：拔！

爸爸：原來你一個人漂這麼遠。他是……阿雄？

少年：嗯。

爸爸：你好。

（阿雄沉默）

爸爸：謝謝。阿宇，玩得有開心嗎？應該有夠，來，我們回家……（下場）

少年：拔……（追到一半，停下，回頭看阿雄）

阿雄：我會一直在這裡。我會等你。

（少年點頭，往爸爸方向下場。）

（燈暗。）

（場景不變）

（必要道具：木凳、鈴鐺）

（臺上演員：少年、仙姑、爸爸）

（燈亮。）

（仙姑站在木凳上，側對觀眾，背對少年與爸爸，合十喃喃。）

（爸爸坐在輪椅上，奄奄一息，少年推他上臺。）

仙姑：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無為心、是無染著心、是空觀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信徒陳勝國伊——

少年：阿姑。

仙姑：慫來矣。

少年：嗯。

仙姑：半年矣。你爸，中藥攞有冇無？

少年：嗯。

仙姑：抹草咧？

少年：泡了。

仙姑：功德金嘛嚟——

少年：有。

仙姑：按呢伊的跤閣是……

（沉默）

少年：骨癌。擴散了。復健也沒用了。

仙姑：菩薩有心，毋過……生死這款代誌，講緣份，毋是講誠意。人喔，肉體  
終其尾有一工會無去……

少年：我不想聽——

仙姑：後一世閣會使輪迴……

少年：我講我不想聽——

仙姑：上要緊的是，你閣佇咧，你爸爸佇天頂就袂……

少年：夠了！

（沉默）

爸爸：痛……我痛……

仙姑：陳先生？

少年：他說他渾身都痛。

爸爸：緊……菩薩……

（少年沉默）

仙姑：陳先——

少年：他要菩薩快點救他。

（燈驟暗。）

（仙姑繞著爸爸走，開始搖鈴。）

仙姑：本師來收驚，本師來收驚……

少年：（面對觀眾）結果我還是沒救到我爸。沒救到我們家。

（燈驟亮。）

仙姑：收驚三師三童郎，三師三童郎……

少年：我爸很賤。害我也活得很賤。

（燈驟暗。）

仙姑：不收別人魂，不討別人魄……

少年：我甚至懷疑，我會比他先死，可是我一直覺得。

（燈驟亮。）

仙姑：收回信男陳勝國三魂七魄……

少年：他不能比我先死。

（燈驟暗。）

仙姑：收來歸本身，收來回本命……

少年：他一死，就不會有人那麼一五一十地記得。

（燈驟亮。）

仙姑：十二元神速速歸本位……

少年：我受的苦了。

（燈驟暗。）

仙姑：急急如律令，凶神惡煞退走離千里外……

少年：我懺悔了二十年，現在，輪到我爸了。

（燈驟亮。）

仙姑：凶神惡煞退走離千里外……

爸爸：阿宇，失禮啦……爸爸毋著，恁妹妹過身，恁媽媽離婚了後，我就應該知影，最大的問題……是我，是我才著……

（燈光閃爍。）

仙姑：凶神惡煞退走離千里外……

爸爸：若是阮兜真正有鬼，是我……袂是我的寶貝囡，我的、我的後生，好不容易飼到十七歲……毋是鬼……哪會是鬼……

（燈光閃爍。）

仙姑：凶神惡煞退走離千里外……

爸爸：查埔嘛好，查某嘛好……阿雄伊，伊，照顧你遐爾久，講無定，恁、恁緣份比我恰你母，閣較深……阿宇啊……

（燈光更迅速閃爍。）

爸爸：（從輪椅起身，向少年爬去）爸爸用一世人學，用一世人確認……無毋著，你是我的後生，人啊，神啊按怎講攏無算，你化做灰，我攏認會出來，你的目睷你的鼻你的喙你規身軀的每一粒痣，我攏認會出來，你是我的囡——

仙姑：急急如律令敕！（搖鈴驟停）

（爸爸伸手握空，癱軟，昏倒。）

（燈驟暗。）

（救護車鳴笛聲，儀器長嗶聲。）

（燈驟亮。）

少年：這次不用 drag queen，我爸就被我氣死了。

（沉默）

二十年後的今天，我真的得到我爸親口的懺悔了。可是，阿雄，不知道

為什麼，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

（沉默）

逆著黑水，我漂回家了。但我爸走了，再也不會回來了。

（燈暗。）

（場景、道具不變）

（臺上演員：少年、爸爸）

（燈亮。黃光【二十年前】，只打在少年與爸爸處，隱去其他場景。）

（爸爸騎摩托車載少年。）

爸爸：餓嗎？

（少年不答）

爸爸：你這幾天住哪？

（少年不答）

爸爸：你啞口呢——

少年：你幹嘛來找我？

爸爸：不能找你喔？

少年：你不是覺得我跳那個很丟臉嗎？

爸爸：嗯，有夠丟臉。

少年：所以你幹嘛來找我？

（沉默）

爸爸：以後老了，換你來找我啊。

少年：我不要。

爸爸：還你不要勒，不要也得要。

少年：我要逃家。

爸爸：逃啊。

少年：我要去夜店。

爸爸：去啊。

少年：我要夜衝。

爸爸：大哥你無照欸。

少年：我要躲在一個你找不到我的地方。

爸爸：好啊，連你媽你妹都不要了喔？

少年：我會給他們地址。

爸爸：好喔。

少年：眉<sup>7</sup>她下課了嗎？

爸爸：補習班。

少年：喔。

（沉默）

少年：拔，如果我這輩子都是 gay，你會怎樣？

爸爸：下個禮拜先給仙姑看再說。

少年：那沒辦法啦。

爸爸：沒辦法也得有辦法。

少年：那如果真的真的真的……沒辦法呢？

（爸爸沉默）

少年：蛤啦。

爸爸：那就那樣吧。

少年：哪樣？

---

<sup>7</sup> 「妹妹」的口語稱呼。

爸爸：你快樂就好。

（沉默）

你，有空多陪陪把拔馬麻，離家不要離太久，這樣就好。

少年：你還要人陪喔？

爸爸：嗯啊。

少年：嘔，好肉麻。

爸爸：你也很肉麻啊。（念）親愛的把拔，送你一支領帶當父親節禮物，鴻宇一定會賺大錢，成為像爸爸的男子漢，親把拔一萬下。

少年：蛤？

爸爸：你小二寫的，忘了喔？

少年：早就忘了。

爸爸：沒關係。我記得就好。

（燈漸暗。）

爸爸：我們快到家了。

（場景、道具不變）

（臺上演員：少年）

（燈亮。）

少年：我五歲時在遊樂場走丟，我爸在這間廟跪了七天，他很準時，每天都從早上八點，跪到晚上六點，警察才在後山找到我。他懷疑，我就是從那時候被女鬼染到了，才會娘娘腔的。我在想，他會不會甚至懷疑，回來的早就不是他的寶貝兒子了。

（沉默）

但為什麼不丟掉我？我曾經逃家過很多次，他明明有很多機會失去我。但他沒有。是因為我還沒偏離他想像中的兒子太多嗎？那時，我應該曾經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他的兒子，他心心念念的兒子。

（沉默）

原來我要的，恐怕都已經發生過了。它們曾經在此，只是我忘了。

（燈暗。）

### **第五幕：原諒我此在永恆**

（場景：浴室）

（必要道具：浴缸）

（臺上演員：少年、阿雄）

（燈亮。）

（少年穿著浴袍，躺在浴缸，拿著紅酒杯，頭與手掛在邊緣。）

少年：我爸死後，我每天都做夢。

阿雄：什麼夢？

少年：夢到另一種自己。

阿雄：嗯，那他還好嗎？

少年：應該不錯吧，他從一開始，就會記得很多事情，也會原諒。

（沉默）

你知道一輩子是什麼嗎？

阿雄：不知道。

少年：就像我們。（牽阿雄的手）

（沉默）

那你知道，永恆是什麼嗎？

阿雄：什麼？

少年：其中一個人死了，剩下的一切對另一個人，就是永恆。

阿雄：我們都還好好的——

少年：就像我跟我爸。

（沉默）

阿雄：我會等你——

少年：為了遺忘，我一直回憶。

阿雄：我會幫你整理房間——

少年：我一直在回憶中，證明自己的身體能被允許存在。

阿雄：我會幫你燒掉那些讓你痛苦的——

少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想救那些轉瞬的東西，還是拋棄。

阿雄：我會在這個家，你永遠有一個新家——

少年：我現在才發現他媽的我根本不要永恆，我沒有要讓留下來的一切、包括這副三十七歲的身體永恆，我想離開我真的想離開我想我想我想——

（顫抖）

（阿雄擁抱少年）

阿雄：現在你很安全了。

（沉默）

少年：我很安全。

阿雄：沒有人要燒你。

少年：沒有人要燒我。

阿雄：沒有人要淹死你。

少年：沒有人要淹死我。

阿雄：你不再漂流。

少年：我不再漂流。

阿雄：你有家。

少年：我有家。

阿雄：我愛你。

少年：我也愛你。

阿雄：所以，不要離婚，好不好？

（少年沉默）

阿雄：我看到抽屜裡的離婚協議書了，不要離開我，好不好？

少年：那你教我原諒自己的方法。

（沉默）

阿雄：雖然，我前妻憂鬱症很嚴重，但她沒自殺過。她不愛我了、疏遠我，我都知道，但她想養小孩的心卻從來沒變過，在她車禍前一天，我們都還在討論收養的事情。你知道，她為什麼那麼想要小孩嗎？

（沉默）

她的童年很痛苦，她爸酗酒賭博，媽媽常常不在家，她之所以活下來，就是為了把自己重新養一遍。

（沉默）

她想當一個好媽媽，當一個跟她家人完全不一樣的好媽媽。

少年：像另一種自己。

阿雄：對。（啜泣）

少年：謝謝你。

阿雄：我只希望你快樂。

少年：我知道。

阿雄：然後可以活著。

少年：我知道。

阿雄：不管你漂多遠，我都會接住你的。

少年：你已經接住我了。

（燈暗。）

（場景、道具不變）

（臺上演員：少年、阿雄）

（燈亮。）

（阿雄與少年躺在浴缸，阿雄在下，環抱少年。）

少年：水好清喔。

阿雄：嗯，蠻清澈的。

少年：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阿雄：小寶生日？

少年：不是。

阿雄：不然勒？

少年：我們登記的日子啊！

阿雄：喔喔。

少年：所以今天要做。（起身，跨坐在阿雄身上）

阿雄：欸，小寶在睡覺啦——

少年：我幫你懷一個小小寶啊。

阿雄：蛤啦。

少年：你不要喔？

阿雄：你男的欸。

少年：那算了。（從浴缸起身）我勸你啦，難道你可——（轉圈，唱）難道你可  
遮掩著身體，來分享一切？哼，你要這樣嗎？

（漸漸放出〈春光乍洩〉剩餘部分：愈是期待愈是美麗，來讓這夜春光代  
替……）

阿雄：你好可愛。

少年：我又很可愛了，好啦不要廢話了。

（少年將阿雄拉出浴缸，將他拉下場。）

阿雄：欸欸——

（音樂轉大，至全曲結束：……難道要等一千零一世，才互相安慰？）

（燈暗。）

**【劇終】**